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錯認屍

入話：世事紛紛難竟陳，知機端不誤終身；
若論破國亡家者，盡是貪花戀色人。

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，這浙江路寧海軍，即今杭州是也。在城眾安橋北首觀音庵，有一個商人，姓喬，名俊，字彥杰，祖貫錢塘人。自幼年喪父母，長而魁偉雄壯，好色貪淫。娶妻高氏，各年四十歲。夫妻不生得男子，止生一女，年一十八歲，小字玉秀。至親三口兒，止有一僕人，喚作賽兒。這喬俊看來有三五萬貫資本，專一在長安、崇德收絲，往東京賣了，販棗子、胡桃、雜貨回家來賣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。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，僱一個酒大工，叫做洪三，在家造酒。其妻高氏常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。不在話下。

明道二年春間，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，買了胡桃、棗子等貨，船到南京上新河泊。正行船，出風阻，一住三日，風勝大，開船不得。忽見鄰船上有一美婦，生得肌膚似雪，髻挽烏云。喬俊一見，心甚愛之，乃閒訪於梢工：「你船中是甚麼客人？原何有宅眷在內？」梢工答言：「此建康府周巡檢病故，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去。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之侍妾也。官人問他做甚？」喬俊言：「梢工，你與我問巡檢夫人，若肯將此妾與我，我倘願與他多些財禮，討此人為妾。說得此事成了，我把五兩銀子謝你。」

梢工遂乃下船倉裡去，問老夫人道：「小人告夫人，眼前這個小娘子，肯嫁與人否？」見說言無數句，放不一席，有分交這喬俊取了這個婦人為妾，直使得：

一家人口因他喪，萬貫家資一旦休。

兩臉如香餌，雙眉似鐵鉤。

吳王遭一釣，家國一齊休。

老夫人當時對梢工道：「你有甚好頭腦說他？若有人要取他，就應成與他，只要一貫文，便嫁與他。」梢公便言：「鄰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，要取一個二娘子，特教小人過船來，與夫人說知。」夫人便應承了。

梢工回覆喬俊說：「夫人肯與你。」喬俊聽說大喜，即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，便交梢公送過夫人船上去。夫人接了，說與梢公，交請喬俊過船來相見，喬俊換了衣服，逕過船來，拜見夫人。夫人問了鄉貫、姓氏，明白了，就叫侍妾近前，吩咐道：「相公已死，家中兒子利害。我今做主，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為妾，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，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，快活過了生世。你可小心伏侍，不可托大！」其婦與喬俊拜辭了老夫人。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，卻送過船去。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梢工。

喬俊心中十分歡喜，乃問其婦：「你的名字叫做甚麼？」其婦乃言：「我叫作春香，年二十五歲。」當晚就船中與春香同鋪而睡，次日天晴，風息浪平，大小船隻一齊都開。喬俊也行了五七日，早到此新關歇船上岸，叫一乘轎子抬了春香，自隨著，逕入武林門裡，來到自家門首，下了轎，打發了轎子去了。

喬俊引春香入家內來，自先走人家裡去與高氏相見，說知此事，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。其妻見了春香，焦躁起來：「丈夫，你既娶來了，我難以推故。你只依我兩件事，我便容你。」喬俊道：「你且說，那兩件事？」高氏啟口說出，直交喬俊：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！正是：

沒興賒得店中酒，災來撞著有情人。

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浪子村。

婦人之語不宜聽，分門割戶壞人倫。

勿信妻言行大道，男子綱常有幾人？

當下，高氏說與丈夫：「你今已娶來了，你可與他別住，不許你放他在家裡。」喬俊聽得，言：「容易，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住過。」高氏又說：「自從今日為始，我再不與你做一處。家中錢本、什物、首飾、衣服，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，不許你來討。你依得麼？」喬俊沉頓了半晌，心裡道：「欲待不依，又難過日子。罷！罷！」乃言：「都依你。」高氏不語。次月起早，去搬貨物行李回家，就央人賃房一間，在銅錢局前，今對貢院是也。揀個吉日，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，一應什物完備，搬將過去住了，三朝兩日，歸家走一次。

光陰似箭，日門如梭，不覺半年有餘，喬俊收絲已完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，吩咐周氏：「你可素淨，我出去，多只兩月便回。如有急事，可回去大娘家說知。」道罷，逕到家裡，說與高氏：「我明日起身去後，多只兩月便回。倘有事故，你可照管周氏，看夫妻之面。」女兒道：「爹爹早回。」別了妻女，又來新住處，打點明早起程。此時是九月間，出門搭船，登途去了。

一去兩個月，周氏在家，終日倚門而望，不見丈夫回來。看看又是冬至了。其年大冷，忽一日晚，彤雲密布，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。高氏在家思忖：「丈夫一去，因何至冬時節只放不回？」說與女兒道：「這周氏寒冷，賽兒又病重，不久身亡。」乃叫洪三將些柴米、炭火、錢物，送與周氏。周氏見雪下得大，閉門在家哭泣，只聽得敲門，只道是丈夫回來，慌忙開門，見了洪大工挑著東西進門。周氏乃言：「大工，大娘、大姐一向好麼？」大工答言：「大娘見大官人不回，計掛你無盤纏，交我送柴米、錢鈔與你用。」周氏見說，回言道：「大工，你回家去，多多拜上大娘、大姐！」此時大工別了，自回家去。

次日午時分，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。周氏道：「這等大雪，又是何人敲門？」不因這人來，有分交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。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賢愚癡蠢出天才，巧厭多能拙厭呆。

正是閉門屋裡做，端使禍從天上來。

當日雪下得越大，周氏在房中向火，忽聽得有人敲門，起身開門看時，見一人頭帶破頭巾，身穿舊衣服，便向周氏道：「娘子，喬俊在家麼？」周氏答道：「自從九月出去，還未回。」其人言：「我是他里長，今來差喬俊去海寧砌江塘，做夫十日，歇二十日，又做十日。他既不在家，我替你們尋個人，你出錢僱他去做工。」周氏答言：「既如此，只憑你交人替了，我自還你工錢。」

里長相別出門，次日飯後領個後生，方年二十歲，與周氏相見。里長說與周氏：「此人是上海縣人，姓董名小二。自小他父母俱喪，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。每年只要你二五百貫錢，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，我看你家裡又無人，可僱他在家不妨。」周氏見說，心中歡喜，道：「委實我家無人走功。」看其人，是個良善本分人，遂謝了里長，留在家裡。

至次日，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，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，跟著里長去了十日回來。這小二在家裡小心謹慎，燒香掃地，件件當心。

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，與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，倒身在他家使錢，因此，留戀在彼，全不管家中妻妾，只戀花門柳戶，逍遙快樂。那知家裡賽兒病了兩個多月死了，高氏叫洪三變具棺木，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。高氏立性貞潔，自在門前賣酒，無有半點狂心。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，到有心想上他，有時做夫回家，熱羹熱飯搬與他吃。小二見他家無人，勤說做活。這周氏時常涎鄧鄧的眼引他。這小二也有心，只是不敢上前。

一日，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，周氏交小二去買些酒果、魚肉之物過年。到晚，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，去灶上燙一注子酒，切些肉，做一盤，安排火盆，點上了燈，就在房內牀面前。小二在灶前燒火。周氏輕輕的叫小二道：「你來房裡來，將些東西去吃。」

小二千不合，萬不合，走入房內，有分交小二死無葬身之地。正是：

只因酒色財和氣，斷送堂堂六尺軀。

僮僕人家不可無，豈知撞了不良徒！

分明一段蹺蹊事，瞞卻堂堂大丈夫。

此時，周氏叫小二到牀前，便道：「小二，你來！你來！我和你吃兩杯酒，今夜就和你做了夫妻，好麼？」小二道：「不敢！」周氏罵了兩三聲：「蠻子！」周氏雙手把小二抱到牀邊，挨肩而坐，便將小二扯過，懷中解開主腰兒，交他摸胸前麻團也似白奶。小二淫心蕩漾，便將周氏臉撲過來，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，任意快樂。

周氏將酒篩下，兩個吃一個交杯盞。兩人合吃五六杯。周氏道：「你在外頭歇，我在房內也是自歇，寒冷難熬，你今無福，不依我的口。」小二跪下：「感承娘子有心，小人亦有意多時了，只是不敢說。今日娘子抬舉小人，此恩殺身難報。」二人說罷，解衣脫帶，就做了夫妻。一夜快樂，不必說了。天明小二先起？來，燒湯，洗碗，做飯，周氏方起梳妝、洗面，罷，吃飯。正是：

少女少郎，情色相當。

卻如夫妻一般，在家過活。左右鄰舍皆知此事，無人閒管。

卻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，忽一日，聽得閒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姦，放心不下，出此叫洪大工去與周氏說：「且搬回家，省得兩邊家火。」周氏見洪大工說此事，回言道：「既是大娘燈意，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。」洪大工自回家去了。

周氏便叫小二商量：「今大娘要我回家，你今卻如何？」小二便答：「娘子，大娘家裡也無人，小人情願與大娘家送酒走動。一來，只是不好與娘子快樂；不然，就今日折散了。」說罷，兩個摟抱著哭了一回。周氏道：「你且安心，我今收拾衣箱、什物，你與我挑回大娘家裡。我自與大娘說，留你在家，暗地裡與我快樂。且等丈夫回來，再做計較。」小二見說，才放心歡喜，回言道：「萬望娘子用心！」

當日下午收拾已了，小二先挑箱籠大娘家來。捱到黃昏，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。周氏取其鎖，鎖了大門，同小二回家。正是：

飛蛾投火身須喪，蝙蝠投竿命必傾。

為人切莫用欺心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若還作惡無報應，天下凶徒人吃人。

當時，小二與周氏到家，見瞭高氏。高氏道：「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，如何帶小二歸來？何不打發他增了？」周氏道：「大娘門前無人照管，不如留他在家使喚，待得丈夫回時，打發他未遲。」高氏是個清潔的人，心中想道：「在我家中，我自照管著他，有甚皂絲麻線？」遂留下，交他看店、討酒罈，一應都會得。

不覺又過了數月，周氏雖和小二有情，終久不比自住之時兩個任意取樂。一日，周氏見大娘說起小二諸事勤謹，又本分，乃言：「大娘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為婿，卻不便當？」大娘聽得，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好無志氣！我女兒招僱工人為婿？」周氏不敢言語，乞這大娘罵了三四日。大娘只倚著自身正大，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，故此要將女兒招他；若還思量此事，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，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，滅門之事。

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，古人云：「一年長工，二年家公，三年太公。」不想喬俊一去不回，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，出入房屋，諸事托他，便做喬家公，欺負洪三。或早或晚，見了玉秀，便將言語調戲他。不則一日，不想玉秀被這小二奸騙了。其事周氏也知，只瞞著大娘。似此又過一月，其時是六月半，天道大熱，玉秀在房內洗浴，大娘走入房中，看見女兒奶大，吃了一驚。待女兒穿了衣裳，叫這女兒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乞何人弄了身體，這奶大了？你好好實說，我便饒你。」玉秀推托不過，只得實說：「我被小二哄了。」高氏跌腳叫苦：「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，壞了我女孩兒。此事怎生是好？」欲待聲張起來，又怕嚷動人知，苦了女兒一世之事。當時沉吟了半晌，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：「只除害了這蠻子，方才免得人知。」

不覺又過了兩月，忽值八月中秋節時，高氏交小二買些魚肉、果子之物，安排家宴。當晚，高氏、周氏、玉秀在後園賞月，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吃。高氏至夜三更，叫小二，賞了兩大碗酒。小二不敢推辭，一飲而盡，不覺大醉，倒了。洪三也有酒，自去酒房裡睡了。這小二隻因酒醉，中瞭高氏計策，當夜便是：

東獄新添在死鬼，陽間不見少年人。

當時，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，便與周氏說：「我只管家事買賣，我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。你兩個做一路，故意交他奸了我的女兒，丈夫回來，交我怎的見他分說？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今討了你來，被你站辱我的門風，如何是好？我今與你，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，神不知，鬼不覺。倘丈夫回來，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丑，各無事了，你可去將條索來！」

周氏初時不肯，被高氏罵道：「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，因此壞了女兒，你還戀著他！」周氏乞罵得沒奈何，只得會房以取了麻索，遞與大娘，大娘接了書去小二脖項下一絞。原來婦人家手軟，縛了一個更次，絞不死。小二叫起來。高氏急無家火在手邊，交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頭，把小二腦門上一斧，腦漿流出，死了。高氏與周氏商量：「好卻好了，這死屍須是今夜發落便好。」周氏道：「可叫洪三起來，將塊大石縛在屍上，馱去丟在新橋河裡水底去了，待他屍首自爛，神不知，鬼不覺。」

高氏大喜，便到酒坊裡，叫起洪大工來。大工走入後園，看見了小二屍首，道：「法除了這害，最好。倘留他在家，大官人回來，也有老大的口面。」周氏道：「你可趁天未明，把屍首馱去新河裡，把塊大石縛住，墜下水裡。若到天明，倘有人問時，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、物件，夜間逃走了。他家又無人來尋望，如今已除了一害。」洪大工馱了屍首，大娘將燈照出門去。此時有五更時分，洪大工馱到河邊，掇塊大石，綁縛在屍首上，丟在河內，直推開在中心裡。這河有丈餘深水，當時沉下水底去了，料道永無蹤跡，洪大工回家，輕輕的關了大門。大娘子與周氏各回房內睡了。

高氏雖自清潔，也欠些聰明之處，錯乾了此事。既知其情，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，便了此事。今來千不合，萬不合將他絞死，後來自家被人首告，打死在獄，滅門絕戶。

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，起來開了酒店。大娘子依舊在門前賣灑。玉秀眼中不見了小二，也不敢問。周氏自言自語，假意道：「小二這斷無禮，偷了我首飾、物件，夜間逃走了。」玉秀自在房裡，也不問他。那鄰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。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，疑決不下，早晚心中只恐事發，終日憂悶過日。正是：

要人知重勤學，怕人知事莫做。

卻說武林門外清湖園邊，有個做靴的皮匠，姓陳名文，一妻程氏五娘，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。此時是十月初旬。這陳文與妻爭論，一口氣走入門裡蒲橋邊皮市裡買皮，當日不回，次日午後也不回。程五娘心內慌起來。又過了一夜，亦不見回，獨自一個在家煩惱。

將及一月，並無消息，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裡問人。逕到皮市裡來，問買皮店家。皆言：「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？莫非死在那裡了？」有多口的道：「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？」程五娘道：「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，身穿著青絹一口巾，月前說來皮市裡買皮，至今不見信息，不知何處去了！」眾人道：「你可城內各處去尋，便知音信。」

程五娘謝了眾人，繞城中逢人便問，一日並無蹤跡。過了兩日，吃了早飯，又入城來尋問。不端不正，走到新橋上過，正是：事有湊巧，物有故然。

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，說道：「有個人死在河裡，身上穿領青衣服，泛起在橋下水而上。」

程五娘聽得說，連忙走到河岸邊，分開人眾一行時，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，穿著青衣服，遠遠看時，有些相象。程氏就乃

大哭道：「丈夫緣何死在水裡？」

看的人都呆了。程氏又乃告眾人：「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拽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，奴家認一認看。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。」

當時有一個破落戶，叫名王酒酒，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，賭騙人財。這廝是個潑皮，沒人家理他，當時也在那裡，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，便乃向前道：「小娘子，我與你拽過屍首來岸邊，你認看。」五娘哭罷，道：「若得伯伯如此，深恩難報！」

這王酒酒見只過往船，便跳上船去，叫道：「梢公，你可住一住，等我替這個小娘子拽這屍首到岸邊！」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。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，口裡不說出來，只交程氏認看。只因此起，有分交高氏一家死於非命。直叫：

高氏俱遭囹圄苦，好色喬郎家業休。

鬧裡鑽頭熱處歪，遇人猛惜愛錢才；

誰知錯認屍和首，惹出冤家禍患來。

此時，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到岸邊來，程氏看時，見頭面破肉卻被水浸壞了，全不認得。看身上衣服，卻認得是丈夫的模樣。號號大哭，告言王酒酒道：「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，卻又作計較。」

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作李團頭家，買了棺木，叫了兩個火家，來河下撈起屍首，盛了棺內，就在河岸邊存著。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，每日只有船隻來往。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，王酒酒得了錢，一逕來到高氏酒店門前，以買酒為名，便對高氏說：「你家原何打死了董小二，丟在新河橋內，如今泛將起來，你道一場好笑！那裡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屍首，買具棺木盛了，改日卻來安葬！」大娘子道：「王酒酒，你莫胡言亂語，我家小二偷了我首飾、衣服在逃，追獲不著，那得這話！」王酒酒道：「大娘子，你不要賴！瞞了別人，不要瞞我。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，便等那婦人錯認了去；你若白賴不與我，我就去本府首告，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。」高氏聽得，便罵起來：「你這破落戶，千刀萬剮的賊，不長進的乞丐！見我丈夫不在家，今來詐我！」

王酒酒被罵大怒，便投一個去處，有分叫喬家一門四口性命。能殺的婦人到底無志氣，胡亂與他些錢鈔，也不見得此事：

雪隱鷺鴛飛起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一毫之惡，勸人莫作；

衣食隨緣，自然快樂。

當時，高氏千不合，萬不合，罵了王酒酒這一頓，被那廝走到寧海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。安撫相公正直廳上押文書，叫左右叫至廳下，問道：「有何屈事？」王酒酒跪在廳下，告道：「小人姓王名青，錢塘縣人，今來旨告：鄰居有一喬俊，出外為營未回，其妻高氏與妾周氏，一女玉秀，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。不知怎的緣故，把董小二謀死，丟在新橋河裡，如今泛來。小人去與高氏言說，反被本婦百般辱罵。他家有個酒大工，叫做洪三，敢是同心藻害。小人不肯，因此上叫屈。望相公明鏡昭察！」安撫聽罷，著外郎錄了王青口詞，押了公文，差兩個牌軍押著王青去捉拿三人並洪二，火急到廳。

當時，公人逕到高氏家，捉瞭高氏、周氏、玉秀、洪三四人，關了大門，取鎖鎖了大門，同到安撫司廳上。一行人跪下。相公是蔡州人，姓黃名正大，為人奸狡，貪濫酷刑，問高氏：「你家董小二何在？」高氏道：「告小二拐物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」吏人道：「要知明白，只問洪三，便知分曉。」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，兩腿五十黃荊，血流滿地。打熬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好，後搬回家，奸了玉秀。高氏知覺，恐丈夫回辱滅了門風，於今八月十五日夜，賞中秋月，交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吃酒，我兩個都醉了。小的怕失了事，自去酒房內睡了。到五更時分，只見高氏、周氏來酒房門邊，叫小的去後園內，只見小二屍首在地。小的馱去丟在河內，回家，小的問高氏因由。高氏備將前事說道：『二人通同奸騙女兒，倘忽丈夫回日怎的是好？我今出於無奈，因此趕他不出去，又怕說出此情，只得用麻索絞死了。』小的是個老實的人，說道：『看這廝忒無理，也祛除了一害。』小的便將小二屍首，馱在新橋河邊，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，沉在水底下。只此便是實話。」

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，點指畫字。二婦人見洪三已招，驚得魂不附體。玉秀抖做一塊。安撫叫左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。玉秀只得供道：「先是周氏與小二有奸，母高氏收拾回家，將奴調戲，奴不從。後來又調戲，奴又不從，將奴強抱到後園，奸騙了奴身。到八月十五日，備果吃酒賞月，母高氏先叫阿奴去房內睡了，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。」安撫又問周氏：「你既與小二有好，緣何將女孩兒壞了？你好好招成，免至受苦！」周氏兩淚交流，只得從頭一一招了。安撫又問高氏：「你原何謀殺小二？」抵賴不過，從頭招認了。都押下牢監了。安撫俱將各人供狀方案。

次日差縣尉一人，帶領伴作行人，押瞭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。當時鬧動城裡城外人都得知，男子婦人，挨肩擦背，不計其數，一齊來看：

險道神脫了衣裳，這場話謗不小。

喬俊貪淫不可論，故交妻女受姦情；

只因酒色亡家國，豈見詩書誤好人？

卻說縣尉押著一行人到新河下，打開棺木，取出屍首檢看明白，將屍放在棺內。縣尉帶了一干回話：「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破頂門，麻索絞痕見在。」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，各打二十下，俱是昏暈復醒。取一面長枷，將高氏枷了，周氏、玉秀、洪三俱用鐵索鎖了，押下大牢內監了。王青隨衙聽候。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，再也不來哭了，思量起來，一場惶恐，已時不敢見人。這話且不說。

再說玉秀在牢中湯水不吃，次日死了。又過了兩日，周氏也死了。洪三看看病重，獄卒告知安撫，安撫令官醫醫治，不痊而死。止有高氏，渾身發腫，棒瘡疼痛，熬不得，飯食不吃，服藥無用，也死了。可憐不勾半個月日，四個都死在牢中。獄卒通報，知府與吏商量：「喬俊久不回家，妻妾在家謀殺人命，本該償命，凶身人等俱死。具表申奏朝廷，方可決斷。」

不則一日，聖旨一到，開讀道：「凶身俱以身死，將家私抄紮入官。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人，燒化了罷。」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，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，燒了董小二屍首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喬俊合當窮苦，在東京沈瑞蓮家，全然不知家中之事。住了兩年，財本使得一空，被虔婆常常發語道：「我女兒戀住了你，又不能接客，怎的是了？你有錢鈔，將些出米使用；無錢，你自離了我家，等我女兒接些客人。終不成餓死了我家罷？」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，今日無了錢，被虔婆趕了數次，眼中淚下，尋思要回鄉，又無盤纏。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，也哭起來，道：「喬郎，是我苦了你。我有些日前攢下的零碎錢，與你做盤纏，回去了罷。你若有志，到家取得些錢，再來走一遭。」喬俊大喜，當晚收拾了舊衣服，打了一個衣包，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，把與喬俊打在包內，別了虔婆，馱了衣包，手提了一條棍棒，又辭了瑞蓮。兩個不忍分別。

且說喬俊位於路搭船，不則一日，來到北新關，天色晚了，便投一個相識船家宿歇，明早入城。其船家見了喬俊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喬官人，你如何恁的不回？一向在那裡去了？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有好，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，怎的又與女兒有奸。我聽得人說，不知爭奸也是怎的，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，酒大工洪三將屍放在新橋河內。得了兩個月，屍首泛將起來，有一個皮匠婦人來錯認了。又有人認得是你家僱工人的屍首，首告在安撫司，捉了大娘子、小娘子、你女兒並酒大工洪三到官。拷打不過，只得招認。監在牢以，受苦不過。如今四人都死了。朝廷文書下來，抄紮你家財產入官。你如今投那裡去好？」

喬俊聽罷，卻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！

這喬俊驚得呆了，半晌語言不得。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吃，那裡吃得下，兩行淚珠如雨，收不住哽咽悲啼，心下思量：

「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如何是好？」翻來覆去，過了一夜。次日，黑早起來，辭了船主人，背了衣包，急急奔武

林門來。到近著自家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，看自家房屋，俱拆沒了，止有一片荒地。卻好王將仕開門，喬俊放下衣包，向前拜道：「老伯伯，不想小人不回，家中如此模樣！」王將仕道：「喬官人，你一向在那裡不回？」喬俊道：「只為消折了本錢，歸鄉不得，並不知家中的消息。」

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，道：「賢姪聽老身說，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。」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，「只好笑一個皮匠婦人，因丈夫死在外邊，到來錯認了屍。卻被王酒酒那廝首告，害了你夫妻、小妾、女兒並洪三到官，被打得好苦惱，受疼不過，都死在牢裡，家產都抄掣入官了。你如今那裡去好？」喬俊聽罷，兩淚如傾，辭別了王將仕，上南不是，落北又難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我今年四十餘歲，兒女又無，財產妻妾俱喪了，去投誰的是好？」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，望著一湖清水便跳，投入水下而死。這喬俊一家人口，深可惜哉！

至今風月江湖上，千古漁樵作話傳。

屍首不能入棺歸土，這個便是貪淫好色下場頭！

如花妻妾牢中死，似虎喬郎湖內亡。

只因做了虧心事，萬貫家財屬帝王。